

风物咏

渔灯

王月鹏

每年渔灯节这天,初旺渔村一下子就热闹起来。人们从不同地方涌向渔村,大街小巷停满了车,家家户户都在忙着招待客人,整个渔村洋溢着节日的气氛。

渔灯节是胶东渔民的一种祭海习俗,主要流传在烟台开发区境内的十多个渔村,已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渔灯节那天,渔民们抬着渔灯、鞭炮、大鲇鱼、猪头、饽饽等祭品到龙王庙或海神娘娘庙送灯,再敲锣打鼓,抬着祭品到自家船上祭海,最后到海边放灯。渔民陆续到自家船上祭祀的时候,秧歌队已经进了码头,鼓声、号声、鞭炮声、欢呼声,此起彼伏,如浪似潮。码头上、船上,人山人海。到了下午3点左右,鼓乐停止,鞭炮渐渐稀少,被掩盖的海浪声又开始哗哗作响。

夜幕降临,开始送渔灯。渔灯一般是用萝卜、胡萝卜刻制或用白面捏制的,内设油盏,用“仙草”缠棉絮做捻,倒入蜡油。现在改用蜡烛。渔灯渐远,宛若星光点点,整个海面都变得迷离,温馨。村子的上空燃起烟火,起起落落,遥相映照。跟白天的热闹相比,此刻的大海与渔村变得安静了许多。这安静里,有着渔民的思念与祈祷。

渔灯节起初是为了求平安的。人在海上,安全是最大的事。很早以前,安全没有任何保障,只能听天由命,只要刮风下雨,家中妇女就提心吊胆,担心海上出事。据村里老人回忆,经常是上课的时间,学校里就有人被叫出了教室,然后哭着往家走。看到这一幕,老师和同学都知道,村里又有人在海上遇难了。

在没有罗盘的年代,渔民在大海里依靠观看天象来判断方向,这里面有一份对于未知的、不可及的事物的敬畏。想到茫茫大海,想到这个百舸争流的时代,“渔灯”显然具有别样的隐喻意味。

在原初的生活里,渔民需要渔灯,并且把渔灯作为一种信念坚持下来。烟台开发区作为改革开放的产物,作为新时期

程中,何尝不需要文化的“渔灯”?从这个意义来看,渔灯节不仅仅是民俗层面的城市名片,更应该成为一个城市的内质。随着时光流逝,这种内质越来越闪亮,不是耀眼的光,是那种不管遭遇什么磨难,终将烛照并且引领行路者的光。

烟台开发区所在地,改革开放之前是小渔村,如今已变成一座新城。渔灯节所依托的载体,不管是海洋渔业还是乡村传统,都在日渐消失。

初旺渔村在开发建设中被保留了下来。我的工作单位距初旺渔村十多公里,我时常坐在办公室想象那个渔村就在自己面前,每当谈及城市规划与发展之类的话题,我就会想到那个渔村,觉得它应该保留下来。这个想法,更多是出于一种审美的念旧情绪。当我走进初旺渔村,与渔民打成一片,我才真正理解了这个村子,理解了这一群人。我们对他们的想象和预期,有很多不对称的地方,而所有的结局,也许都可归结为“变化”。越是处在变化中,越要有所不变。有经验的老渔民,在风浪大作的时候,通常会更加用心地固定好自己的锚。

城市灯火通明。很难想象,没有灯火的城市夜晚,我们该如何度过?而在并不遥远的过去,渔民在茫茫大海上,没有灯,看不到方向,只能凭着经验和感觉,在风浪中寻找一条属于自己的路。一位老船长曾经亲口向我讲述了他在海上迷路的遭遇,是一盏灯,指引他找到回家的路。在茫茫大海上,一盏渔灯给予夜航者的温暖,是语言难以表达的。

渔民在海边放走渔灯,明知它们并不能走远,依然一辈辈坚持做了下来。在初旺渔村,我先后采访了五十多位老船长。这是一些到大海中去,从大海中回来的人;这是一些经历了大海,内心藏有风浪的人;这是一些并不言说风浪的人。海是他们生活和生命的一部分,他们对待海的态度,即是对待生活的态度,他们的日常生活与大海息息相关,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

不可以做的,都有确切的自我要求。对大海,他们始终怀有一颗敬畏之心。

渔港码头曾是初旺通往外面世界的必由之路。如今村里也通了公交车,各种车辆停满街头。偶尔可见渔民修网的情景。水上的捕捞工具和陆上的交通工具同时占领这个渔村。在居民安置小区,我听到那些已经住进楼房的老渔民说,每年仍要回到村里过渔灯节,虽说不如以前热闹,好歹有这么个活动,心里有些安慰。

当我们谈论渔灯的时候,我们究竟是在谈论什么?是在谈论历史与未来,是在谈论理想与现实,也是在谈论创新与传承。对渔灯文化的观照,理应放在改革开放与城市化进程这个大背景之下。关于渔灯的一切,都可归结为对于一座现代化城市的观察与反思,可以从中发现“一个小渔村里的开发区”,以及“一个开发区里的中国”,它们互为背景,是有潜在关联的存在。

“中国渔灯文化之乡”授牌仪式那天,海边风很大,我没有想到会那么冷。当地的一个熟人从车的后备厢里拿出一件军用大衣,借给我穿,他说常到海边的人,是知道给自己准备一件棉衣的。我穿上棉衣,感觉暖和了许多。此前,我曾经以为自己也是海边的人。“海边”对我来说,是一种漫步,一种审美,甚至是一种所谓的抒情;而对于渔民,“海边”是最真实的日常生活,是不得不面对的生存境遇。

在烟台开发区,居民陆续搬进了楼房,渔灯节的几个代表村落,比如山后陈家村、山后李家村、山后顾家村,都已搬迁了。在初旺渔村的那段日子,我每天都会散步到那几个村落,在那里站一会儿,然后调头往回走。搬进了楼房的渔民,生活方式改变了,渔灯节也随之发生改变,它更多地成为一个怀旧的节庆。走在锣鼓声中,我看到一个老渔民把一盏渔灯放入大海,然后站在原地,沉默地面对大海。

父亲是天

王同德

年,又这样安安静静地过去了。自从两年前一向健硕的父亲离开,五十多年来有关年的美好回忆被打乱了。

从记事到成家,都是父亲带着我们一起过年的,我们已经习惯了一大家子过大年的幸福节奏,突然间没有了最重要的人物——父亲,一切的一切都变了样子。一时间,懵懂的我竟然不知道该怎么过年。现在终于明白,为什么每到年三十晚上给爷爷奶奶上香时,父亲总是泪眼婆娑,当时虽然知道他是在想自己的爸爸妈妈,但并不理解,为什么几十年过去了,年年他都会那样。

现在的我,也像父亲当初那样站在了自己父亲的遗像前。当我拈香匍匐泪如泉涌之时,终于懂得,父亲不仅是我的父亲,他还是他爸爸妈妈的孩子。他让

自己的儿女一直都有幸福的来处,而他只剩下了通往未来的归途。他义无反顾地把所有的爱都给了自己的儿女家人,始终如一地尽到一个一家之主的责任,但他内心深处又无时无刻不在回想着他依偎在母亲怀里、骑坐在父亲肩上那无忧无虑的童年。于是,一年一年,他都像他父母宠爱他那样宠爱着我们,他要让自己的儿女、让这个家背有依靠,前有方向,让自己的血汗化作最朴实的爱,温暖每一个儿女家人。他以父亲的胸怀和担当,以挺直的脊梁撑起一片天,让我们这个普通的小家无论时月多么艰辛都能其乐融融笑语欢声。

几十年了,父亲历尽艰辛,起起落落,唯有对儿女的爱和对家族的责任始终刻在他额头那深深的沟壑里,他那一

头白发让我们这个小家即使缺东少西,却从未缺少过爱和追求。父亲骨子里的乐观和自信如同他那宽厚而结实的肩膀,始终给我们以希望,引导着我们这个家一步步向前迈进,和母亲携手并肩六十五载,栉风沐雨为我们开山辟路,让身为儿女的我们自强不息,团结向上。

子欲养而亲不待,痛也。如能舍我十年之寿换父亲一年光阴,我将义无反顾欣喜若狂。我要在这一年的时光里再听他讲故事,还受他的教诲,诉说我工作中的委屈,分享我生活中的欢乐,再趴上他的肩头用不再稚嫩的脸颊摩挲父亲那硬硬胡茬里的爱怜。

夜空还是那么寂静,那条地一亮的流星,莫非是回眸的父亲在告诉我,他从来就未曾走远?

诗歌港

春姑娘指点

大河奔流

从冬婆婆手里接过
季节指挥权的立春印鉴
春姑娘就急不可待
亲自将我呼唤
你去 你快去
原野上有大戏上演

碎雪花还在小区里飞
红灯笼还在枝头上闪
原野上 春姑娘妩媚舞动
浓浓的白雾正在悄悄地布展
我走进帷幕 轻轻轻轻
按着她的指点 向前向前

崑崙山在眼前显现
杏花谷里歌声飞旋
长城 秦岭舞起长练
喜马拉雅弹琴
黄海弄波起和弦
我醉了
蓬莱阁上与八仙欢宴

春姑娘让我仰望天空
美丽的月宫呈现
五湖四海同迎春
眼帘上动画翩翩
指挥棒在头顶旋转
轻轻的我 我的轻轻
追梦逐月 如夸父般勇敢

朦朦胧胧中听见
春姑娘把我领上云端
我顺着飘渺的歌声向下看
燕子飞过 杨柳如烟
麦田金黄 秋色灿烂
轻轻的我 我的轻轻
爱的种子举起
在远天向广阔大地撒种飘散

时光在眼前指针拨动
鲜花在眼前争艳
炎夏在树梢推销
苹果在枝头红着脸
故乡的山 水 城在喊
高高的祝福向我举起
雪花飞舞着灯盏转换
春姑娘不停在领我向
向前 向前——
新的一年 祝福满满
天上人间

立春

赖玉华

立春,辗转
在倒春寒的折痕里
有雪在燃烧
从我没写出的诗赋中
等待一个动词
雪地里长出一串串韵脚
风中传来季节的乡音
人影绰绰
内夹河有河床崩裂声
对面,老屋的上空
飘来故乡的雪
此刻,路与雪融为一体
风递过来一声声鸟鸣
花喜鹊守望的枝头
正被阳光一节节
译出明亮的色彩